紅樓夢/第011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第十一回　慶壽辰宁府排家宴　見熙鳳賈瑞起淫心

話說是日賈敬的壽辰，賈珍先將上等可吃的東西，稀奇些的果品，裝了十六大捧盒，著賈蓉帶領家下人等與賈敬送去，向賈蓉說道：“你留神看太爺喜歡不喜歡，你就行了禮來。你說：‘我父親遵太爺的話未敢來，在家里率領合家都朝上行了禮了。’”賈蓉聽罷，即率領家人去了。

這里漸漸的就有人來了。先是賈璉，賈薔到來，先看了各處的座位，并問：“有什麼頑意兒沒有？”家人答道：“我們爺原算計請太爺今日來家來，所以未敢預備頑意兒。前日聽見太爺又不來了，現叫奴才們找了一班小戲兒并一檔子打十番的，都在園子里戲臺上預備著呢。”

次後邢夫人，王夫人，鳳姐兒，寶玉都來了，賈珍并尤氏接了進去。尤氏的母親已先在這里呢。大家見過了，彼此讓了坐。賈珍尤氏二人親自遞了茶，因說道：“老太太原是老祖宗，我父親又是侄兒，這樣日子，原不敢請他老人家，但是這個時候，天氣正涼爽，滿園的菊花又盛開，請老祖宗過來散散悶，看著眾兒孫熱鬧熱鬧，是這個意思。誰知老祖宗又不肯賞臉。”鳳姐兒未等王夫人開口，先說道：“老太太昨日還說要來著呢，因為晚上看著寶兄弟他們吃桃兒，老人家又嘴饞，吃了有大半個，五更天的時候就一連起來了兩次，今日早晨略覺身子倦些。因叫我回大爺，今日斷不能來了，說有好吃的要幾樣，還要很爛的。”賈珍聽了笑道：“我說老祖宗是愛熱鬧的，今日不來，必定有個原故，若是這麼著就是了。”

王夫人道：“前日聽見你大妹妹說，蓉哥兒媳婦兒身上有些不大好，到底是怎麼樣？”尤氏道：“他這個病得的也奇。上月中秋還跟著老太太，太太們頑了半夜，回家來好好的。到了二十後，一日比一日覺懶，也懶待吃東西，這將近有半個多月了。經期又有兩

個月沒來。”邢夫人接著說道：“別是喜罷？”正說著，外頭人回道：“大老爺，二老爺并一家子的爺們都來了，在廳上呢。”賈珍連忙出去了。這里尤氏方說道：“從前大夫也有說是喜的。昨日馮紫英荐了他從學過的一個先生，醫道很好，瞧了說不是喜，竟是很大的一個症候。昨日開了方子，吃了一劑藥，今日頭眩的略好些，別的仍不見怎麼樣大見效。”鳳姐兒道：“我說他不是十分支持不住，今日這樣的日子，再也不肯不扎掙著上來。”尤氏道：“你是初三日在這里見他的，他強扎掙了半天，也是因你們娘兒兩個好的上頭，他才戀戀的舍不得去。”鳳姐兒聽了，眼圈兒紅了半天，半日方說道：“真是‘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’。這個年紀，倘或就因這個病上怎麼樣了，人還活著有甚么趣兒！”正說話間，賈蓉進來，給邢夫人，王夫人，鳳姐兒前都請了安，方回尤氏道：“方才我去給太爺送吃食去，并回說我父親在家中伺候老爺們，款待一家子的爺們，遵太爺的話未敢來。太爺聽了甚喜歡，說：‘這才是’。叫告訴父親母親好生伺候太爺太太們，叫我好生伺候叔叔嬸子們并哥哥們。還說那《陰騭文》，叫急急的刻出來，印一萬張散人。我將此話都回了我父親了。我這會子得快出去打發太爺們并合家爺們吃飯。”鳳姐兒說：“蓉哥兒，你且站住。你媳婦今日到底是怎麼著？”賈蓉皺皺眉說道：“不好么！嬸子回來瞧瞧去就知道了。”于是賈蓉出去了。

這里尤氏向邢夫人，王夫人道：“太太們在這里吃飯阿，還是在園子里吃去好？小戲兒現預備在園子里呢。”王夫人向邢夫人道：“我們索性吃了飯再過去罷，也省好些事。”邢夫人道：“很好。”于是尤氏就吩咐媳婦婆子們：“快送飯來。”門外一齊答應了一聲，都各人端各人的去了。不多一時，擺上了飯。尤氏讓邢夫人，王夫人并他母親都上了坐，他與鳳姐兒，寶玉側席坐了。邢夫人，王夫人道：“我們來原為給大老爺拜壽，這不竟是我們來過生日來了么？”鳳姐兒說道：“大老爺原是好養靜的，已經修煉成了，也算得是神仙了。太太們這麼一說，這就叫作‘心到神知’了。”一句話說的滿屋里的人都笑起來了。

於是，尤氏的母親并邢夫人，王夫人，鳳姐兒都吃畢飯，漱了口，淨了手，才說要往園子里去，賈蓉進來向尤氏說道：“老爺們并眾位叔叔哥哥兄弟們也都吃了飯了。大老爺說家里有事，二老爺是不愛聽戲又怕人鬧的慌，都才去了。別的一家子爺們都被璉二叔并薔兄弟讓過去聽戲去了。方才南安郡王，東平郡王，西宁郡王，北靜郡王四家王爺，并鎮國公牛府等六家，忠靖侯史府等八家，都差人持了名帖送壽禮來，俱回了我父親，先收在帳房里了，禮單都上上檔子了。老爺的領謝的名帖都交給各來人了，各來人也都照舊例賞了，眾來人都讓吃了飯才去了。母親該請二位太太，老娘，嬸子都過園子里坐著去罷。”尤氏道：“也是才吃完了飯，就要過去了。”

鳳姐兒說：“我回太太，我先瞧瞧蓉哥兒媳婦，我再過去。”王夫人道：“很是，我們都要去瞧瞧他，倒怕他嫌鬧的慌，說我們問他好罷。”尤氏道：“好妹妹，媳婦聽你的話，你去開導開導他，我也放心。你就快些過園子里來。”寶玉也要跟了鳳姐兒去瞧秦氏去，王夫人道：“你看看就過去罷，那是侄兒媳婦。”于是尤氏請了邢夫人，王夫人并他母親都過會芳園去了。

鳳姐兒，寶玉方和賈蓉到秦氏這邊來了。進了房門，悄悄的走到里間房門口，秦氏見了，就要站起來，鳳姐兒說：“快別起來，看起猛了頭暈。”于是鳳姐兒就緊走了兩步，拉住秦氏的手，說道：“我的奶奶！怎麼幾日不見，就瘦的這麼著了！”于是就坐在秦氏坐的褥子上。寶玉也問了好，坐在對面椅子上。賈蓉叫：“快倒茶來，嬸子和二叔在上房還未喝茶呢。”

秦氏拉著鳳姐兒的手，強笑道：“這都是我沒福。這樣人家，公公婆婆當自己的女孩兒似的待。嬸娘的侄兒雖說年輕，卻也是他敬我，我敬他，從來沒有紅過臉兒。就是一家子的長輩同輩之中，除了嬸子倒不用說了，別人也從無不疼我的，也無不和我好的。這如今得了這個病，把我那要強的心一分也沒了。公婆跟前未得孝順一天，就是嬸娘這樣疼我，我就有十分孝順的心，如今也不能夠了。我自想著，未必熬的過年去呢。”

寶玉正眼瞅著那《海棠春睡圖》并那秦太虛寫的”嫩寒鎖夢因春冷，芳氣籠人是酒香”的對聯，不覺想起在這里睡晌覺夢到”太虛幻境”的事來。正自出神，聽得秦氏說了這些話，如萬箭攢心，那眼淚不知不覺就流下來了。鳳姐兒心中雖十分難過，但恐怕病人見了眾人這個樣兒反添心酸，倒不是來開導勸解的意思了。見寶玉這個樣子，因說道：“寶兄弟，你忒婆婆媽媽的了。他病人不過是這麼說，那里就到得這個田地了？況且能多大年紀的人，略病一病兒就這麼想那麼想的，這不是自己倒給自己添病了么？”賈蓉道：“他這病也不用別的，只是吃得些飲食就不怕了。”鳳姐兒道：“寶兄弟，太太叫你快過去呢。你別在這里只管這麼著，倒招的媳婦也心里不好。太太那里又惦著你。”因向賈蓉說道：“你先同你寶叔叔過去罷，我還略坐一坐兒。”賈蓉聽說，即同寶玉過會芳園來了。

這里鳳姐兒又勸解了秦氏一番，又低低的說了許多衷腸話兒，尤氏打發人請了兩三遍，鳳姐兒才向秦氏說道：“你好生養著罷，我再來看你。合該你這病要好，所以前日就有人荐了這個好大夫來，再也是不怕的了。”秦氏笑道：“任憑神仙也罷，治得病治不得

命。嬸子，我知道我這病不過是挨日子。”鳳姐兒說道：“你只管這麼想著，病那里能好呢？總要想開了才是。況且聽得大夫說，若是不治，怕的是春天不好呢。如今才九月半，還有四五個月的工夫，什麼病治不好呢？咱們若是不能吃人參的人家，這也難說了，你公公婆婆聽見治得好你，別說一日二錢人參，就是二斤也能夠吃的起。好生養著罷，我過園子里去了。”秦氏又道：“嬸子，恕我不能跟過去了。閒了時候還求嬸子常過來瞧瞧我，咱們娘兒們坐坐，多說幾遭話兒。”鳳姐兒聽了，不覺得又眼圈兒一紅，遂說道：“我得了閒兒必常來看你。”于是鳳姐兒帶領跟來的婆子丫頭并宁府的媳婦婆子們，從里頭繞進園子的便門來。但只見：

黃花滿地，白柳橫坡。小橋通若耶之溪，曲徑接天臺之路。石中清流激湍，篱落飄香，樹頭紅葉翩翻，疏林如畫。西風乍緊，初罷鶯啼，暖日當暄，又添蛩語。遙望東南，建幾處依山之榭，縱觀西北，結三間臨水之軒。笙簧盈耳，別有幽情。羅綺穿林，倍添韻致。

鳳姐兒正自看園中的景致，一步步行來贊賞。猛然從假山石後走過一個人來，向前對鳳姐兒說道：“請嫂子安。”鳳姐兒猛然見了，將身子望後一退，說道：“這是瑞大爺不是？”賈瑞說道：“嫂子連我也不認得了？不是我是誰！”鳳姐兒道：“不是不認得，猛然一見，不想到是大爺到這里來。”賈瑞道：“也是合該我與嫂子有緣。我方才偷出了席，在這個清淨地方略散一散，不想就遇見嫂子也從這里來。這不是有緣么？”一面說著，一面拿眼睛不住的覷著鳳姐兒。

鳳姐兒是個聰明人，見他這個光景，如何不猜透八九分呢，因向賈瑞假意含笑道：“怨不得你哥哥時常提你，說你很好。今日見了，聽你說這幾句話兒，就知道你是個聰明和氣的人了。這會子我要到太太們那里去，不得和你說話兒，等閒了咱們再說話兒罷。”賈瑞道：“我要到嫂子家里去請安，又恐怕嫂子年輕，不肯輕易見人。”鳳姐兒假意笑道：“一家子骨肉，說什麼年輕不年輕的話。”賈瑞聽了這話，再不想到今日得這個奇遇，那神情光景亦發不堪難看了。鳳姐兒說道：“你快入席去罷，仔細他們拿住罰你酒。”賈瑞聽了，身上已木了半邊，慢慢的一面走著，一面回過頭來看。鳳姐兒故意的把腳步放遲了些兒，見他去遠了，心里暗忖道：“這才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，那里有這樣禽獸的人呢。他如果如此，幾時叫他死在我的手里，他才知道我的手段！”于是鳳姐兒方移步前來。將轉過了一重山坡，見兩三個婆子慌慌張張的走來，見了鳳姐兒，笑說道：“我們奶奶見二奶奶只是不來，急的了不得，叫奴才們又來請奶奶來了。”鳳姐兒說道：“你們奶奶就是這麼急腳鬼似的。”鳳姐兒慢慢的走著，問：“戲唱了幾出了？”那婆

子回道：“有八九出了。”說話之間，已來到了天香樓的後門，見寶玉和一群丫頭們在那里玩呢。鳳姐兒說道：“寶兄弟，別忒淘氣了。”有一個丫頭說道：“太太們都在樓上坐著呢，請奶奶就從這邊上去罷。”

鳳姐兒聽了，款步提衣上了樓，見尤氏已在樓梯口等著呢。尤氏笑說道：“你們娘兒兩個忒好了，見了面總舍不得來了。你明日搬來和他住著罷。你坐下，我先敬你一鐘。”于是鳳姐兒在邢王二夫人前告了坐，又在尤氏的母親前周旋了一遍，仍同尤氏坐在一桌上吃酒聽戲。尤氏叫拿戲單來，讓鳳姐兒點戲，鳳姐兒說道：“親家太太和太太們在這里，我如何敢點。”邢夫人王夫人說道：“我們和親家太太都點了好幾出了，你點兩出好的我們聽。”鳳姐兒立起身來答應了一聲，方接過戲單，從頭一看，點了一出《還魂》，一出《彈詞》，遞過戲單去說：“現在唱的這《雙官誥》，唱完了，再唱這兩出，也就是時候了。”王夫人道：“可不是呢，也該趁早叫你哥哥嫂子歇歇，他們又心里不靜。”尤氏說道：“太太們又不常過來，娘兒們多坐一會子去，才有趣兒，天還早呢。”鳳姐兒立起身來望樓下一看，說：“爺們都往那里去了？”旁邊一個婆子道：“爺們才到凝曦軒，帶了打十番的那里吃酒去了。”鳳姐兒說道：“在這里不便宜，背地里又不知幹什麼去了！”尤氏笑道：“那里都象你這麼正經人呢。”于是說說笑笑，點的戲都唱完了，方才撤下酒席，擺上飯來。吃畢，大家才出園子來，到上房坐下，吃了茶，方才叫預備車，向尤氏的母親告了辭。尤氏率同眾姬妾并家下婆子媳婦們方送出來，賈珍率領眾子侄都在車旁侍立，等候著呢，見了邢夫人，王夫人道：“二位嬸子明日還過來逛逛。”王夫人道：“罷了，我們今日整坐了一日，也乏了，明日歇歇罷。”于是都上車去了。賈瑞猶不時拿眼睛覷著鳳姐兒。賈珍等進去後，李貴才拉過馬來，寶玉騎上，隨了王夫人去了。這里賈珍同一家子的弟兄子侄吃過了晚飯，方大家散了。

次日，仍是眾族人等鬧了一日，不必細說。此後鳳姐兒不時親自來看秦氏。秦氏也有幾日好些，也有幾日仍是那樣。賈珍，尤氏，賈蓉好不焦心。

且說賈瑞到榮府來了幾次，偏都遇見鳳姐兒往宁府那邊去了。這年正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。到交節的那幾日，賈母，王夫人，鳳姐兒日日差人去看秦氏，回來的人都說：“這幾日也沒見添病，也不見甚好。”王夫人向賈母說：“這個症候，遇著這樣大節不添病，就有好大的指望了。”賈母說：“可是呢，好個孩子，要是有些原故，可不叫人疼死。”說著，一陣心酸，叫鳳姐兒說道：“你們娘兒兩個也好了一場，明日大初一，過了明日，你後日再去看一看他去。你細細的瞧瞧他那光景，倘或好些兒，你回來告訴我，我也喜歡喜歡。那孩子素日愛吃的，你也常叫人做些給他送過去。”鳳姐兒一一的答應了。

到了初二日，吃了早飯，來到宁府，看見秦氏的光景，雖未甚添病，但是那臉上身上的肉全瘦干了。于是和秦氏坐了半日，說了些閒話兒，又將這病無妨的話開導了一遍。秦氏說道：“ 好不好，春天就知道了。如今現過了冬至，又沒怎麼樣，或者好的了也未可知。嬸子回老太太，太太放心罷。昨日老太太賞的那棗泥餡的山藥糕，我倒吃了兩塊，倒象克化的動似的。 ” 鳳姐兒說道：“ 明日再給你送來。我到你婆婆那里瞧瞧，就要赶著回去回老太太的話去。 ” 秦氏道：“ 嬸子替我請老太太，太太安罷。 ”

鳳姐兒答應著就出來了，到了尤氏上房坐下。尤氏道：“ 你冷眼瞧媳婦是怎麼樣？ ” 鳳姐兒低了半日頭，說道：“ 這實在沒法兒了。你也該將一應的後事用的東西給他料理料理，沖一沖也好。 ” 尤氏道：“ 我也叫人暗暗的預備了。就是那件東西不得好木頭，暫且慢慢的辦罷。 ” 于是鳳姐兒吃了茶，說了一會子話兒，說道：“ 我要快回去回老太太的話去呢。 ” 尤氏道：“ 你可緩緩的說，別嚇著老太太。 ” 鳳姐兒道：“ 我知道。 ” 于是鳳姐兒就回來了。到了家中，見了賈母，說：“ 蓉哥兒媳婦請老太太安，給老太太磕頭，說他好些了，求老祖宗放心罷。他再略好些，還要給老祖宗磕頭請安來呢。 ” 賈母道：“ 你看他是怎麼樣？ ” 鳳姐兒說：“ 暫且無妨，精神還好呢。 ” 賈母聽了，沉吟了半日，因向鳳姐兒說：“ 你換換衣服歇歇去罷。 ”

鳳姐兒答應著出來，見過了王夫人，到了家中，平兒將烘的家常的衣服給鳳姐兒換了。鳳姐兒方坐下，問道：“ 家里沒有什麼事么？ ” 平兒方端了茶來，遞了過去，說道：“ 沒有什麼事。就是那三百銀子的利銀，旺兒媳婦送進來，我收了。再有瑞大爺使人來打聽奶奶在家沒有，他要來請安說話。 ” 鳳姐兒聽了，哼了一聲，說道：“ 這畜生合該作死，看他來了怎麼樣！ ” 平兒因問道：“ 這瑞大爺是因什麼只管來？ ” 鳳姐兒遂將九月里宁府園子里遇見他的光景，他說的話，都告訴了平兒。平兒說道：“ 癩蛤蟆想天鵝肉吃，沒人倫的混帳東西，起這個念頭，叫他不得好死！ ” 鳳姐兒道：“ 等他來了，我自有道理。 ” 不知賈瑞來時作何光景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